

尚書離句卷三

仁和錢在培蒼益輯解

錢塘潘思齊希三全訂

商書

契始封商湯因以爲有天下之號書凡十七篇

湯誓

湯征夏桀誓告亳衆往

王曰

湯將伐桀誓師曰

格爾衆庶

來爾亳都衆庶

悉聽朕言

聽

我之誓言

非台小子

非我小子敢行稱亂

敢舉行悖亂之事

有夏

多罪

夏王罪多

天命殛之

天命我誅殛之

○今爾有衆

今爾亳邑

衆民憚戰伐之勞

汝曰乃言

我后不恤我衆

我君不矜我衆民

舍我穡事

舍我稼穡之事

而割正夏

而使我有夏

予惟聞

汝衆言

我所聞衆言如此

夏氏有罪

但夏王有暴虐之罪

予畏上

帝

我實畏懼上天

不敢不正

有夏之罪不敢不往正

○今汝其曰

今汝恃我

夏罪其如台

夏王雖有罪暴虐其奈我何

夏王率

遏衆力

殊不知夏王方且與其臣相率爲重役以絕民之力

率割夏邑

又

率爲嚴刑

以有衆率怠弗協

故有夏之衆亦相率而怠于奉上不

和其

曰而指日時日曷喪

是日何人

予及汝皆亡

若

我寧與夏德若茲

夏王惡如此

今朕必往

今我必往伐之

爾尚輔予一人

爾毫邑之民庶幾輔佐我一人

攷天之罰行天

予其大賚汝功成我其大賚爾無不信爾無以

不可信朕不食言我必不已出言而反爾不從誓

言爾或不從予則孥戮汝不但戮汝并罔有攸

赦無有

仲虺之誥仲虺湯左相誥告也告湯而謂

臣民衆庶也虺音毀

成湯放桀于南巢成湯伐桀桀奔于南惟有慙

德惟是以臣伐君慙曰乃予恐來世以台爲口

實我恐後世亂臣賊○仲虺乃作誥曰湯之左

湯誓

乃作誥以釋湯之嗟惟天生民有欲天之

皆有耳目口鼻愛惡之欲無主乃亂其欲以相爭而至于亂

惟天生聰明時又天生聰明之君是所以有夏

昏德夏王昏蒙其民墜塗炭民之危險若天乃

錫王勇智天乃與王以勇使足有謀表正萬邦為

表以正續禹舊服繼禹舊日所茲率厥典天之

如此王亦惟奉若天命奉順乎天夏王有罪

率循其常道矯誣上天乃矯誣誣罔托以布命

于下以布命令帝用不臧上帝用是為式商受



命用使有商用爽厥師用使昭明

○簡賢附勢

奈何時人忽王之賢實繁有徒其徒衆實繁多肇我邦

于有夏其始我邦國若苗之有莠為衆所惡欲

有莠皆欲鋤若粟之有秕若粟有秕皆思去莠音酉若粟之有秕若粟有秕若粟有秕皆思

戰戰我商小大之罔不懼于非辜無不懼陷矧

予之德况我王言足聽聞但一言之即厥足人

乎○惟王不邇聲色惟王不近不殖貨利聚貨

利財人能茂于功者德懋懋官人能以官功懋懋賞

則茂之以賞用人惟己取人之善改過不吝

仲虺之誥

過失則改初不吝惜克寬克仁心能寬容而不失之縱彰

信兆民君德昭著而信○乃葛伯仇餉昔有葛

諸侯曾殺人之夫為仇讎初征自葛實始于葛東

征西夷怨因而及于天下東面往南征北狄怨

已怨其來之後曰其怨奚獨後予獨後于我攸

徂之民所往室家相慶室家皆曰喜而後予后

待我君後來其蘇我君既來則民之戴商由此觀

歸藏厥惟舊哉非一○佑賢輔德今王亦惟于

全德備者則信任以祐之種顯忠遂良委身殉

善行仁者則資予以助之

褒揚以顯之奉公守兼弱攻昧柔懦者設官以

法者則寬假以遂之代之昏庸者創

地以取亂侮亡悖理而亂者變置其國推亡固

存蓋原有可亡之道則推而亡之原有邦乃其

昌邦國必盛矣○德日新德苟日新萬邦惟懷萬邦

而皆志自滿志苟自足而九族乃離九族雖親

王懋昭大德今王當懋勉昭建中于民建立大

以示以義制事可以義而裁事之以禮制心以禮

心之過差垂裕後昆垂法于後嗣綽予聞曰我

則得其正真知其已之不足而委心聽

古人之能自得師者王順能得所師法者可以為

主謂人莫已若者亡

亡於已以忌人

好問則裕

疑有

好問則德

自用則小

好為自用謹訑

○嗚呼

又

息慎厥終

謹其終

惟其始

惟于其

殖有禮

有禮者封

之覆昏暴

昏暴者

欽崇天道

敬畏尊奉福善

永

保天命

斯可以長保

湯誥

湯伐夏歸亳諸侯來朝

王歸自克夏

湯既勝夏自彼而歸

至于亳

至于亳邑亳音薄

誕告

萬方

諸侯來朝湯乃大告萬方諸侯

○王曰

嗟爾萬方有衆

嗟嘆爾萬

明聽予

一人

告明聽我

惟皇上帝



惟至大降衷于下民降生衷善之性若有恒性

順其自然莫不克綏厥猷惟后道能使之安于其

教有不易之常性○夏王滅德作威夏王滅喪仁愛以敷虐于

爾萬方百姓爾以布虐政于爾萬方百姓懼其凶

害爾等被其凶暴弗忍荼毒不能堪忍如茶之

徒音竝告無辜于上下神祇皆稱冤于天道福善

禍淫天之常道善降災于夏故夫降下以彰厥

罪以其罪○肆台小子故我將天命明威奉行

命之不敢赦不敢赦敢用玄牡敢用黑敢昭告

明威明威不敢赦不敢赦敢用玄牡敢用黑敢昭告

于上天神后

敢以是告于上帝后土

請罪有夏

請加罪于有夏肆

求元聖

遂求大聖如伊尹之先覺

與之戮力

與之同心併力戮作勳音六

以與爾有衆請命

以為爾有生之衆請更生之命于天

○上天孚

佑下民

上天果然信助下民

罪人黜伏

夏王自知有罪退伏遠竄于南巢

天命弗僭

上天福淫之命果不僭差

責者章木

燦然若草木之熾榮

音臂

兆民允殖

兆民之衆信乎其生殖矣

○俾予一人

天乃使我一人

輯寧爾邦家

輯和安寧爾邦家之衆

茲朕未知獲戾于上

下

今我未知得罪于天地神祇與否

慄慄危懼

用是慄慄然憂危恐

懼

若將隕于深淵

如將墜

○命伐豷那况我

更始新造

無從匪彝

無從非

無卽愾淫

無過逸

之諸侯

各守爾典

各守爾

以承天休

以共承天

音叨。愾

○爾有善

朕弗敢蔽

我不敢

罪當朕躬

若罪在

弗敢自赦

不敢

惟簡在上帝之心

或善或惡

惟聽簡

其爾萬方有罪

至于萬邦

在予一

人

人在我

予一人有罪

若我

無以爾萬方

人

非爾萬

○嗚呼

湯又歎

尚克時忱

我與爾庶幾

方之事

○乃亦有終

則我國家可保有終汝

音成

伊訓

伊訓

伊姓也字尹名摯訓導也太

甲嗣位作書訓之史錄爲篇

此爲試讀

需要完整PDF請訪問

惟元祀太甲即十有二月建丑之乙丑辰在伊

尹祠于先王伊尹編祀奉嗣王祇見厥祖甲奉太

見其祖湯王告以侯甸羣后咸在諸侯皆在班

即位改元之事次百官總已以聽冢宰時太甲宅憂不言故百

以聽命令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伊尹乃以

于冢宰以訓于王就廟中訓烈祖成湯

艱難創業之成德言鳴呼歎古有夏先后古者有夏方懋厥德其方

懋勉敬罔有天災無有日月薄山川鬼神即山

亦莫不寧無不安其流爵鳥獸魚鼈咸若至



飛走浮沉之微物亦皆得順其性于其子孫弗率及其子孫

祖之皇天降災上天降假手于我有命借手于

命之造攻自鳴條蓋桀造可攻朕哉自亳德而湯

成湯修則始○惟我商王惟我商布昭聖武武而不

于亳都殺之代虐以寬代夏之虐兆民允懷兆民之衆

德威德威○今王嗣厥德今君嗣其德罔不在初無不在

謹立愛惟親立愛親之敎使天下無立敬惟長立敬惟長

立敬惟長立敬惟長之敎使天下無始于家邦愛敬之道始

終于四海終于四海○嗚呼嗟歎先王肇修人紀

終于四海終于四海○嗚呼嗟歎先王肇修人紀

三綱五常之紀綱樂綱從諫弗咈信從諍諫之

之而湯始復修明之意先民時若是順從之言居上克明在上能明而

為下克忠盡事君之道與人不求備不求其備

檢身若不及急于檢身以至于有萬邦由七十

封而至于茲惟艱哉此豈家敷求哲人廣求

之俾輔于爾後嗣使輔弼于爾制官刑制為

之儆于有位以儆戒有位之人敢有恒舞于宮

敢有常舞于宮酣歌于室而無忌憚時謂巫風

與巫覡無異敢有劓于貨色敢有以身從貨從

旬恒于遊畋

常于遊遨常于

時謂淫風

是名淫風過之風

敢有侮聖言

敢有侮玩聖人之言而不敬

逆忠直

逆拒忠直之言而不

從

遠耆德

疎遠耆老有德遠去聲

比頑童

親比頑愚小時

謂亂風

是名悖亂之風

惟茲三風十愆

惟此三風卿士

有一于身

卿士有一其身

家必喪

家必至

邦君有一

于身

邦君有一其身

國必亡

其國必亡

臣下不匡

為君者有此愆

遇臣下坐視

其刑墨

則以墨刑之

具訓于蒙士

以此

訓有官且詳

悉○嗚呼

尹又

嗣王祗厥身

君嗣湯為

以訓童蒙之

士

○嗚呼

數言

嗣王祗厥身

君嗣湯為

敬其身念哉

念以風愆之訓

聖謨洋洋

乃祖聖謨

之垂後者

洋洋乎  
嘉言孔彰  
乃祖善言之示後  
惟上帝不

其大  
常  
去就不常  
作善降之百祥  
降之百祥  
作不

善降之百殃  
降之百殃  
爾惟德罔小  
爾勿以

不萬邦惟慶  
萬邦之慶  
爾惟不德罔大  
爾勿以

為墜厥宗  
厥宗之墜  
爾惟不德罔大  
爾勿以

太甲上  
往復之辭  
商史錄為三篇  
亦調體

也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  
太甲嗣位不順從阿衡之

○伊尹作書曰  
伊尹作  
先王顧諟天之明命  
言

書進戒  
成

言



湯常目在是天之以承上下神祇以奉天社稷

宗廟

以至社稷

罔

不祇肅

無不致其天監厥德

天監厥德

故

監觀成湯之德

用集大命

于湯之身

撫綏萬方

安萬方

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

尹之躬又能左右輔弼其君成湯以奠安

天下之衆

肆嗣王丕承基緒

故王得其基業

○惟

尹躬先見于西邑夏

尹之身先見亳之西

自周

有終

忠信而周備

相亦惟終

爲之輔相者亦能保其終

其後嗣王

其後

罔克有終

不能保

相亦罔終

輔

善終亦無嗣王戒哉

嗣王其以祇爾厥辟

當敬爾辟